

改土归流对仡佬族文化的影响——以务川仡佬族文化变迁为例

王 艳

中央民族大学经济学院 北京 100000

摘 要: 仡佬族是我国一个拥有悠久历史的西南少数民族。明清时期实施的改土归流制度,对仡佬族政治、经济、社会产生了深远影响,但鲜有文献考察改土归流对仡佬族文化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史料和文献的分析,从文化变迁的视角,以务川县为例考察改土归流给仡佬族文化带来的影响。研究发现,改土归流推动务川仡佬族人从封闭走向开放,与汉族等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逐步摆脱了相对封闭的文化发展路径。务川仡佬族人在保留自身特色文化基础上,兼收并蓄汉族等其他民族优秀文化,与其他民族一道共同创造了务川地区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

关键词: 仡佬族; 务川; 改土归流; 文化变迁

The influence of the change of Land and Return to current on the culture of Gelao nationality-- Take cultural change of Gelao nationality of Wuchuan as an example

Yan Wang

School of Economics,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00

Abstract: The Gelao people are a southwest ethnic minority in China with a long history. The system of land reclamation and water diversion implemented dur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had a profound impact on Gelao's politics, economy, and society, but there is little literature on the impact of this system on Gelao's cultur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the land reclamation and water diversion system on Gelao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change, using Wuchuan County as an example.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land reclamation and water diversion system promoted the Gelao people in Wuchuan to move from isolation to openness, deepening exchanges and blending with other ethnic groups such as the Han, gradually breaking away from a relatively closed cultural development path. While retaining their own unique cultural foundations, the Gelao people in Wuchuan have absorbed excellent cultures of other ethnic groups, including the Han, to create a unique and distinctive ethnic culture in the Wuchuan region.

Keywords: Gelao nationality; Wuchuan region; Change the land and return to the current; Cultural change

引言

仡佬族是我国西南地区具有悠久历史的少数民族之一,现集中聚居在贵州省北部的务川、道真和石阡三县,其中超过70%的仡佬族人聚集在务川仡佬族苗族自治县。仡佬族人在千百年的发展中创造了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当属“丹砂文化”。“丹砂者,万灵之主,造化之根,神明之本”,一直以来都是封建王朝贵族阶层追求的圣物,而务川地区丰富的丹砂资源使之成为仡佬族朝贡的首要之物。务川仡佬族与丹砂的渊源可追溯到商周时期,濮人以丹砂奉献周王,献丹者被敕封为宝王,宝王带领濮人在务川地区以丹为业,繁衍生息。围绕丹砂的开采提炼,仡佬族人发展出独特的丹砂文化。此外,仡佬族还形成了独特的教育文化、祭拜文化、建筑文化、民俗文化等。

明清时期中央王朝将世袭土司制改为中央直接任命的流官制,流官受命直接参与少数民族地区管理,即改土归流。现有的文献一致认为改土归流对于仡佬族的政治、经济、社会结构和文

化习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鲜有文献考察改土归流对仡佬族文化的影响。本文通过对史料的分析,从仡佬族文化变迁的视角,以仡佬族人首要聚居地贵州务川县为研究案例,考察改土归流给仡佬族人文化所带来的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改土归流使务川仡佬族人从封闭走向开放,与汉族等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不断深化。仡佬族文化在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吸收汉族等其他民族文化。中原地区汉族人大量涌入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务川丹砂的生产规模迅速扩大,破除了土司家族对丹砂资源的垄断,激发了丹砂产业活力,也促进了当地业态逐渐丰富;丹砂在生活中的崇拜有所减弱,逐渐接受汉文化中丹药外治的经验;破除了土司家族对教育权的垄断,儒学教育开始普及,提高了仡佬族人的文化素质;祭拜文化吸收了汉文化中先祖祭拜内容;建筑风格吸收了汉族人的建筑文化;仡佬族人婚俗文化和丧葬文化也受到汉文化的显著影响。可见,改土归流加快推动了仡佬族兼收并蓄汉族等其他民族

的优秀文化，不断流传精华，推动仡佬族文化传承发展，成为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务川仡佬族丹砂文化的变迁

1.1 仡佬族丹砂文化概况

丹砂是一种重要的矿产资源，可以用来炼汞，同时也具有安神、镇静的作用，在古代主要用其炼丹，制作中药材等。自丹砂被发现并获得广泛应用以来，在务川仡佬族人生活中就扮演着双重角色。一方面，丹砂作为仡佬族向中央王朝进贡的首要供奉物，成为中央与地方之间联系的纽带；另一方面，丹砂的药用价值使之成为重要的经济资源，《嘉靖思南府志》记载，务川当地居民几乎都以开采和提炼丹砂为业^[1]。务川逐渐形成了以丹砂开采提炼为中心的生产文化，而且随着丹砂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仡佬族人围绕丹砂创造了丰富多彩、形态多样的丹砂文化。

丹药文化是丹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丹砂药性微寒，寒属水而入肾；味甘无毒，甘属土而入脾；颜色为赤，赤色属火而入心。丹砂内服用于镇静安神，治心悸怔忡、失眠烦躁、惊痫、癫狂等病症；外用则有解毒、辟邪的作用。丹砂服食入药的神奇功效，在务川广为流传，形成了服用丹砂治病安神的丹药文化^[2]。

仡佬族人崇拜丹砂，将丹砂视为天地日月精华凝结，象征着太阳、火、鲜血和灵魂。在饮食中，仡佬人会在制作传统食品要加入“红土”（丹砂粉末）；在建筑装饰上也多喜欢用丹砂作颜料，以“红”来驱鬼降魔、安宅利民，逐渐形成了丹红文化。

1.2 务川仡佬族丹砂生产文化的变迁

丹砂一直是务川仡佬族人的主要经济来源和与外界联系的桥梁，改土归流政策对仡佬族丹砂生产带来了深刻的影响。

一方面，改土归流后，务川引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使丹砂生产效率得到极大提升。明清时期的开采技术，已能根据矿藏生成的不同情况，挖掘各种形式的矿洞进行采矿，《黔书》记载了四种生产方式，“掘地而下曰井，平行而入曰鑿，直而高者曰天平，坠而斜者曰牛吸水”^[3]。仡佬族开始学会用煤及锤打铁钻的“挺石法”，《黔书（下）》记载，“焚膏而入，蛇行匍匐，如追亡子，控金颐，而逐原鹿，夜以继旦……。遇石则斧之，过坚则煤之，必达而后止。”在丹砂提炼技术上更加熟练，采矿时采用了活塞式的木风箱，提高了风压和风量，采砂冶炼的燃料也逐步用煤炭替代木柴和竹子，冶炼矿石也由原来粉末砂发展为颗粒砂^[4]。《黔书（下）》记载，“揉盐泥而涂其缝，筑之，乃煨之，凡一昼夜而汞成，滴泮悬殊漾漾，璀璨皆升于覆釜之腹……溢则注于孔之槽，俟其性定，挹而注诸豕脬”。

另一方面，一系列采、冶、运等新技术的采纳，使得丹砂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在《嘉靖思南府志》当中详细记载了这一时期各地进贡丹砂水银的具体情况，贡赋数额在地方开采水银产量的

基础上来确定，从中可以推断出务川丹砂水银在明朝产出较为丰富。到清朝，民间自由开采被允许，《思南府续志》记载，道光年间（1821-1850年）银钱沟被水淹没，水抽干后发现丹砂数百斤，可见务川丹砂已进入大规模开采阶段^[5]。

此外，改土归流后，仡佬族人可以将开采来的丹砂进行自由交换，集镇开始形成，促进了当时务川当地经济发展。明代实施“配户当差”户役制度，从事丹砂矿生产的仡佬族人，必须为朝廷交纳矿课，其征税标准为朱砂百斤二八抽课、水银百斤三七抽课，由于赋税严重，仡佬族人民生活疾苦。改土归流以后，赋税可以用银两代替，务川仡佬族人获得了人身自由，出现了专门从事商业及技术精湛的手艺人，如木匠、石匠、铁匠、篾匠、杀猪匠等。

1.3 务川仡佬族丹药文化的变迁

早在殷商时期，仡佬族人就发现了丹砂的药用价值，认为丹砂有去疲、解毒、止痛之功效。据务川仡佬族人回忆，他们儿时，如果生病了，父母将丹砂置于猪心中炖汤，吃下肉、汤，病就好了，因此仡佬族人认为朱砂是神砂。

改土归流之前，务川仡佬族人丹药以内服为主，改土归流后，内服的副作用如疼痛等症状逐渐引起仡佬族人的重视，开始进一步探索学习更加有效的丹药外治方法。有研究发现，明清改土归流后是务川仡佬族丹药外治经验积累学习最为丰富的时期。

1.4 务川仡佬族丹红文化的变迁

丹红文化存在于仡佬族人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在饮食中，仡佬人在制作传统食品要加入“红土”（丹砂粉末），制成“红酥食”、“红麻饼”、“红米粉”，泡粬、滚团上要“点红”，肉丸子要用红米包裹；当地婚宴也被称为“红饭”。据仡佬“天书”《九天大濮史录》记载：“仡佬人皆信红色物为九天天主帮助卜人生活之吉物，无论何处行走惧携。”人们对“丹红”的崇拜，在建筑装饰上也有体现，仡佬人喜欢用朱砂作颜料，以“红”来驱鬼降魔、安宅利民。务川仡佬族人大多堂屋横梁、吞口横梁上都有一个镇宅之宝的太极八卦图，并用丹砂将其涂成红、黑两种颜色。

改土归流后，丹砂的作用更多地体现为药用价值和经济价值，日常生活中对丹砂的崇拜有所下降，麻饼颜色也变成红色与绿色交织，颜色由蔬菜打汁而成，“红酥食”、“红米粉”等食物“点红”步骤也逐渐消失，建筑装饰上的丹砂也逐渐用其他红色颜料代替。

二、务川仡佬族教育文化的变迁

改土归流后，随着丹砂资源的开采规模不断扩大，中原汉族人的大量迁入，务川仡佬族人的教育文化也出现明显的变化。尽管西南地区在唐宋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官学和学院，但仅限于当地土司家族的子弟。改土归流后教育向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拓展，对入学者的等级身份几乎没有限制，儒学教育在西南地区得到普

及。儒学教育首先在土司统治辖区和卫所地区兴盛起来, 然后向府、州、县拓展, 进而扩展到其他边远地区。

据道光《思南府志》明确记载, 清雍正十一年(1733年)婺川(今务川)监生唐士柬, 捐资创建书院于县衙左侧, 定名“敷文书院”; 道光十六年(1836年), 婺川知县冯绍彰捐钱五百千文倡议改建敷文书院, 并将敷文书院迁建于县城东侧; 光绪八年(1882年), 知县罗庆春扩建, 并更名为“罗峰书院”。儒学文化成为了务川教育文化的主流, 文风颇盛, 仡佬族文人辈出。民间私塾教育也不断发展起来, 很多仡佬族子弟会在私塾学习一些儒学基础课, 如《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增广贤文》, 接着会学习“四书”、“五经”等等。

儒学教育的兴起, 使得仡佬族当中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如在务川, 仡佬族人申天祐和邹庆于明正统五年(1440年)中举, 邹庆名列第二, 申天祐名列第十五。后申天祐在明正统九年(1445年), 登元商辂榜, 中进士, 授四川道监察御史, 为我国自开科取士以来, 黔东北第一位进士。从此文风大起, 中举者代代有之。正如思南大儒李渭所说: “思州文学, 务先被之。”据《贵州七百进士录》统计, 到清光绪庚子年(公元1900年), 务川县在科举考试当中, 共涌现出进士、举人分别4名、82名。可见, 改土归流对仡佬族教育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务川仡佬族祭拜文化的变迁

祭拜是民众向所崇信的神邸祈求福佑或趋灾避祸的一种行为习惯。从丹砂被发现起, 仡佬族就极为重视, 将丹砂当做天神恩赐的, 第一个发现丹砂的人被敕封为宝王。务川仡佬族祭拜宝王的历史悠久, “金鱼寺”是务川规模最大的庙宇, 其中就供奉着宝王菩萨。祭拜宝王有三种形式, 分别是小祭、大祭以及年祭。

小祭是日常的祭拜, 采砂人在洞前以猪头为祭品进行祭拜, 猪头摆放不能随意, 要正对矿洞方向, 猪鼻孔中插入两炉香, 备酒三盅, 纸钱数串。主人家在祭拜完成之后会用清汤把猪头煮熟, 与开矿的伙计共同享用。大祭是还愿时进行的祭拜。在采砂之前的小祭中许了愿, 采砂后需要还愿。仡佬人深信宝王是有灵的, 你许了什么物品就必须还要上该祭品。一般在宝王寺进行还愿祭拜, 祭拜过程中要做酬神法事, 要邀请专职道师先生进行。同小祭一样, 大祭时也会与寨内人家共同在野外吃清炖猪头汤, 寓意共同分享宝王带来的好运。年祭相对而言形式较为简单, 在过年时节进行, 无需猪头等祭品, 只需在特定节日在宝王寺上香即可, 在没有宝王寺的情况下, 也可在山上选一处有石头的地方进行祭拜。

改土归流后, 务川仡佬族与外界其他民族在经济、文化方面不断交往交流, 务川仡佬族祭拜文化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一是祭拜内容和祭拜形式的改变。如大祭变成了只是在平时, 要上山下洞开采丹砂矿、烧炼水银的时候才会祭祀宝王; 开始用过春节的方式代替人们在宝王寺, 或岩石旁或槽子洞口来祭祀宝王。

二是吸收了其他民族的祭拜文化。仡佬族人认为, 亡人的灵魂不应随便打扰生者的生活, 只有在特定的日子或生者召唤的前提下, 它才能来生者的世界做客。仡佬族古歌中有, “你去得清去得明, 三魂飘飘归天庭, 你不要窜寨, 你不要窜村; ……过节时请你才来, 有人请你时才来。”改土归流后, 在汉族祭拜文化的影响下, 一些仡佬族人在他们的堂屋后壁郑重地设神龛, 贴上“古老前人, 地盘业主, 历祖历宗神位”的字样, 以表示祖先所在的高贵位置。每逢过年过节, 他们要在这里向祖先奉献酒饭, 烧钱化纸, 行跪拜礼, 或者向祖先祷告, 以祈求保佑。

四、务川仡佬族建筑文化的变迁

随着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 中原汉人大量进入务川地区, 少数民族空间分布格局产生了变化。贵州境内大部分地区仡佬族成点状分布, 出现散居、杂居的局面。大量中原汉人涌入之后, 一部分仡佬族人迁移到山地, 形成独立的村寨。但也有一些汉族人杂居于村寨中, 这种情况使得以仡佬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与汉族形成了杂居共处的局面, 增进了民族间的融合。杂居共处的空间分布格局对仡佬族人的建筑风格产生了一定影响。

改土归流前, 务川一带的仡佬族建筑风格是以简易的“干栏式建筑”为主(以竹木为主要的建筑材料), 一半安在土坪上, 另一半作为支柱撑在水面上或坡上。改土归流后, 受到汉文化的影响, 尤其是外来木匠及其所带来的先进木工工具和建筑技术的影响, 仡佬族建筑逐渐由先前的简易“干栏式建筑”发展成为“多架式木架建筑”, 即由二立一间(用三根竹木排分上中下链接, 加上前后各挑梁一根, 所形成的木架式住房结构)向三立二间、四立三间的瓦房、砖石房等形式发展。

五、务川仡佬族风俗文化的变迁

对任何民族来说, 人的诞生、婚嫁和死亡, 都是人生旅途的三件大事。改土归流后, 仡佬族人的婚俗与丧葬文化也吸收了汉族人的习俗, 发生了改变。

5.1 务川仡佬族婚俗文化的变迁

务川仡佬族历史上非常注重血缘关系, 实行内婚制, 基本上不与其他民族通婚, 甚至本民族不同支系(如青仡、红仡、雅伊等)之间亦不联姻, 而只在本民族本支系内不同姓氏之间结亲。未成年的子女订婚, “背扇亲”, 或曰“背带亲”, 甚至“指腹为亲”, 成为常见现象。早婚被视为理所当然。一般的结婚年龄, 在十五岁至十九岁之间, 如果到二十五岁还未结婚, 父母和本人会感到苦恼。“转房”制度(夫死从其弟, 也叫“小叔填房”)也曾经是仡佬族传统婚姻习俗。

改土归流后, 汉族与仡佬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不断加强, 仡佬族人同汉族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相互通婚的情况日益增多, 这对于仡佬族传统婚制, 是一个极大的突破。其次, 仡佬族青年男女大都获得了婚姻的自主权利, 即使在边远山区, 由父母做主的婚姻, 也多要征求子女的基本同意。青年男女在各种社交场合通过

频繁的接触,在自由恋爱基础上结成夫妻也变得常见。“背带亲”、“转房”等旧俗基本绝迹,“姑舅表婚”也大为减少,并失去传统习惯法的保护效力。同时,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已明显有了提高,结婚年龄也有所推迟,有的地区女子婚后不坐家的情况,也在一定程度上有了改变。

5.2 务川仡佬族丧葬文化的变迁

务川仡佬族古时丧葬礼俗主要有告丧、奔丧、守丧、开坛、忏佛、出殡、撤界等步骤组成,改土归流以后,尽管仍保留主要的步骤,但丧葬习俗趋于简化。如用柏树叶煎水为死者净身的习俗逐渐简化为用温水为逝者沐浴更衣;死者手里搁置一些碎银的习俗也简化为在死者手里放置一些纸钱或者放入内含纸钱灰的布包。

务川仡佬族墓葬形制包括岩穴葬、悬棺葬、石棺葬、输河葬、花坟、土葬、风葬等。改土归流后,务川仡佬族墓葬形式多采用相对简便的土葬形式,并吸收汉文化中的土葬风俗。仡佬族人效仿汉族刻石立碑,立碑的形式多样,有的在坟前垒三块石头,有的在坟顶栽一长方石,露出坟顶约一尺;死者若为男性,则栽石于坟顶左侧,若为女性则栽石于右侧;也有的装一壶甜酒放在坟的顶部并用石块盖口,称为“万年壶”。

六、结语

仡佬族作为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有其特有的少数民族文化。明清时期,中央政府实施改土归流制度,改地方土官为中央任命的流官,该制度的实施改变了仡佬族人的政治格局和社会结构,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也为仡佬族文化带来了深远的影响。

本文研究发现,伴随着改归流政策的实施,务川仡佬族文化因仡佬族人与汉族等其他民族不断交往、交流、交融而发生了深刻改变,具体体现在:1)改土归流后,丹砂采矿提炼技术显著

进步,生产规模迅速扩大,仡佬族经济业态逐渐丰富;吸收了汉文化中丹药外治的经验,从丹药内服逐渐向内服兼外用转变;日常生活中对丹砂的崇拜有所下降,丹红文化逐渐减弱;2)仡佬族儒学教育得到普及,向更深层次和更广范围拓展,改变了之前对入学身份的限制,催生了一批仡佬族人才;3)仡佬族祭拜文化在保留原有传统祭拜文化外,吸收了部分汉族的先祖祭拜文化;4)仡佬族建筑风格也由简易的干栏式建筑转变为更复杂和安全的多架式木架建筑;5)仡佬族不与他族通婚、“背扇亲”、“背带亲”、早婚、“转房”等风俗逐渐消失,自由恋爱基础上结成夫妻的越来越多;仡佬族人丧葬形式逐渐简化,墓葬形制多为土葬,同时吸收了汉文化中的土葬文化,在墓地刻石立碑来纪念亡者。

总而言之,改土归流实施后,促进了仡佬族与汉族等其它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务川仡佬族人从封闭走向开放,与汉族等其他民族之间的交往交流不断深化,逐步摆脱了相对封闭的文化发展路径。务川仡佬族人在保留自身以丹砂文化为核心的特色文化基础上,兼收并蓄其他民族优秀文化,不断流传精华,推动仡佬族文化传承发展。务川仡佬族与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共同创造了务川地区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是中华文化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参考文献:

- [1] (明)钟添.嘉靖思南府志(卷一)[Z].上海:上海古籍书店,1962.
- [2] 黄怀信,张懋镕,田旭东.逸周书彙校集注(修订本)[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3] 蒋立松.山地生境与贵州少数民族物质文化的形成及其特征[J].贵州民族研究,1999(03):91-97.
- [4] 王云五主编.黔书(下)[Z].北京:商务印书馆,1936:30.
- [5] 吴芳梅.以丹为业:龙潭仡佬族的历史、生计与认同[D].厦门大学,2018.